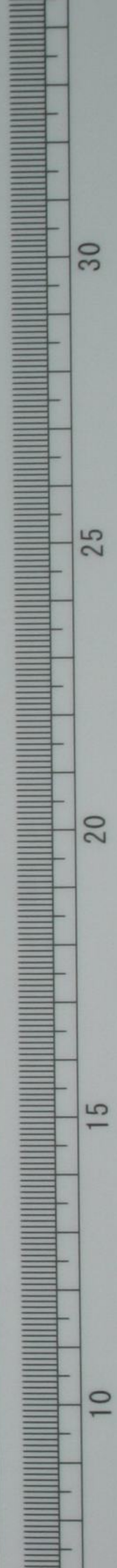




嚴氏詩話 全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35





嚴氏詩話  
詩話之流其盛於宋自晚唐而五季間亦有之  
宋人而侯於杜陵談論為宗差之毫釐以十  
里之末之將社也亦冠之奇十九化於理說  
其具正法  
詩有別

文庫 11  
D.135

010190553278

48-1215-6



嚴氏詩話題辭

詩話之流莫盛於宋由晚唐而五季間亦有之  
宋人布侯於杜陵議論爲宗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迨宋之將社也衣冠之裔十九化於腥膻缺  
舌侏離於正聲何有盖國統垂絕而詩統亦亡  
矣獨歐閩之間有嚴儀卿者別具心腎嚶嚶反  
古禘漢唐而祖初盛慶曆而下禁勿談從最上  
乘具正法眼其斯爲先覺也乎哉儀卿之言曰  
詩有別材非闕書也詩有別趣非闕理也論詩



是四  
者未嘗不沐浴其言夫昌穀之爲談也奧而奇  
元美之爲卮也辯而核元瑞之爲藪也博而麗  
自三子之書出而嚴氏若左次矣要以功在反  
正延如綫之脉以俟後人如一筭西來玄風大  
鬯亦安能竟廢之吾故併其集爲叙次而行於  
世勿謂予閩人知管晏而已

萬曆甲辰春仲鄧原岳題

滄浪詩話

宋 嚴 羽著

明 鄧原岳校

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  
須從最上乘具正瀟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  
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  
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  
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



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  
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  
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  
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  
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  
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  
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  
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  
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

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爲不然則是  
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  
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  
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  
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  
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  
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  
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  
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



言詩  
二  
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  
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  
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  
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  
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  
愈鶩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  
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  
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  
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

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  
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讀熟卽以李杜二集  
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  
家醞釀胷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  
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顛上做來謂之向上  
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力直  
入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  
音節



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  
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茂  
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  
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  
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咏情性也盛

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  
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  
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  
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  
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歎焉且其  
作多務使事不問典故用字必有來歷押韻  
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  
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



言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灋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

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旣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灋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

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

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栢

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傳常孟六言起於漢司

農谷永二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

鄉公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中

七子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

公之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元嘉體宋

號顏鮑謝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

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一也唐初體唐初猶襲

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大曆體大曆十才元

和體元白晚唐體本朝體通前後元祐體蘇

陳諸江西宗派體山谷為以人而論則有蘇

李體李陵蘇武曹劉體子建陶體明謝體運徐庾

體徐陵沈宋體徐陵之問陳拾遺體陳子王楊盧

駱體王勃楊炯盧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少陵

體太白體高達夫體高常侍適孟浩然體岑嘉州







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人應詔  
 有三十字凡三句七言一句九言不足為法  
 故不列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華  
 於此也有三句之歌山畿二十五首皆三句  
 之詞其他古人有兩句之歌荆卿易水歌是  
 詩多如此者有一句之歌漢書枹鼓  
 白馬共戲樂女兒子有一句之歌不鳴董少  
 之類皆兩句之詞也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  
 年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有  
 口號或四句有歌行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  
 歌名者行名有樂府漢成帝定郊祀立樂府  
 者不可枚述有樂府采齊楚趙魏之聲以入  
 樂以其音調可被於絃管也有楚詞屈原以  
 樂府俱備眾體兼統眾名也有楚詞屈原以  
 詞者皆謂有琴操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  
 之楚詞謂

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子昌齡有篁曰吟有古隴  
 頭吟孔明有白頭吟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曰  
 吟相如有白頭吟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曰  
 引走馬引飛龍引曰詠光羲有羣鴟詠曰  
 曲古有大堤曲梁曰篇選有明都篇京曰唱  
 魏明帝有曰弄古樂府有曰長調曰短調有  
 氣出唱曰弄江南弄有曰長調曰短調有  
 四聲有八病四聲設於周顥八病嚴於沈約  
 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辯作詩又有以嘆名者  
 正不必拘此敝法不足據也又有以嘆名者  
 古詞有楚妃以怨名者府有獨處怨以哀名  
 嘆明君嘆以怨名者府有獨處怨以哀名  
 者選有七哀少以愁名者古詞有寒夜以思  
 者選有八哀少以愁名者古詞有寒夜以思



名者太白有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家樂以

別名者子美有無家別有全篇雙聲疊韻者

東坡經字有全篇字皆平聲者天隨子夏日

韻詩是也又有一句全有全篇字皆仄聲者梅聖俞

平一又有一句全有全篇字皆仄聲者酌酒與

婦飲之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第一句第

詩是也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唐

章碣有此體不足為法謾列於此以備其體

耳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有轆轤韻者

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有轆轤韻者

雙入有進退韻者一退有古詩一韻兩用者

雙出有進退韻者一進有古詩一韻兩用者

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有古詩

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其後多有之

一韻三用者文選任彥昇哭范僕有古詩三

韻六七用者古焦仲卿有古詩重用二十許

韻者焦仲卿妻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韓

之此曰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江陽庚

青六韻歐陽公謂退之遇寬韻則故旁入他

韻非也此乃用古韻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

耳於集韻自見之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

蓮曲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

是也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古韻律

之而本朝王黃州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

百五十韻五言律有律詩止三韻者唐人

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

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



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

山水國遙舳舻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標

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有四句

通義者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是也有

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有擬古有連句

有集句有分題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

探有分韻有用韻有和韻有借韻如押七支微或十二齊一韻是也有今韻有

古韻如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用古韻也選詩蓋多如此有古律陳子昂及

盛唐諸公有今律有頷聯有頸聯有發端有

落句也結句有十字對劉昫夜一孤舟是也有

十字句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有十四字對劉

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有十四字句崔顥黃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鸚鵡西飛隴上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有扇

對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

消花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有借對孟浩然

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



不須開有就句對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

是也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

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論雜體則有風人句陳蕃之塌乃就句對也

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藁砧藁砧古樂府

歌續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何破鏡飛上天僻辭隱語也

頭破鏡飛上天僻辭隱語也五雜俎見樂府

頭織織樂府見盤中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

迴文起於寶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反覆舉一字而誦皆

格有此文也李公詩離合字相析合成文孔

輕重其體製亦古建除鮑明遠有建除詩每

等字其詩雖佳蓋鮑本工字謎人名卦名數

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又有六甲十屬

名藥名州名如此詩只為法也

之類及藏頭歇後等體今皆削之近世有李

洪天厨禁鬻最為悞人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

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

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詩話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

語貴脫灑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趁貼

語忌直意忌淺脉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

忌迫促

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裹若南

人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厓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

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



言言  
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  
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瀆禪家有金

剛眼睛  
之說

辨家數如辨蒼白方可言詩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  
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其真古人矣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

一副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

此見方許具一隻眼

盛唐人有似麓而非麓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

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

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



詩論  
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  
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  
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  
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  
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  
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  
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  
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  
風骨

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  
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



詩話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  
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  
之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  
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  
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

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

劉滄呂溫亦勝諸人

李頻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

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最無可觀

薛逢最淺俗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  
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  
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



詩言  
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

沉鬱

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

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

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

制之師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

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材豪逸語

多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

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鵝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

真蟲吟草間耳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

然太白天僊之詞長吉鬼僊之詞耳

玉川之恠長吉之瑰詭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



言前  
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  
讀之使人不懽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  
此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  
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

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  
後爲識離騷否則爲夏金撞甕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

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  
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  
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  
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  
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  
劉玄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  
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  
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  
徃復有八九和者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  
如此何邪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阻耳  
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爲第一

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徃徃  
能感動激發人意

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  
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哀長  
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  
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豈特  
如蘭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  
論之也



言言  
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  
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  
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任昉哭范僕射詩一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  
情字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  
猶我故人情生歿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  
字皆用一意

天厨禁嚮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  
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耶詩話謂  
東坡兩耳韻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  
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  
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益指曹  
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  
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  
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  
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



言言  
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日元后  
一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或  
以公幹平視美人爲不屈是未爲知人之論  
春穉誅心之瀆二子其何逃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云愿君崇令德  
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  
爲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  
子美云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  
意有如高逵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季後季子  
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  
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

詩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  
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穉共  
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  
情好可想遜齋閑覽謂二人名旣相逼不能  
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  
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岩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

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古文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

又朱鷺雉子斑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嘒嘒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言詩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馳千里足  
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考妄  
爲之辯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  
已似太白必非漢魏人詩也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常元甫名字郭茂倩樂  
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  
顏延季作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  
題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野  
子解題作田強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  
謂雖多亦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  
篇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  
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薤蘭氣當馥歸去  
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



詩話  
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謾  
取以入陶集耳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  
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  
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明甫  
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正元間  
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  
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  
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  
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  
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美爾瑤臺鶴高栖瓊  
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  
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  
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  
然亦是盛唐人之作

太白集中少季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  
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至誤人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絕句決非盛唐人氣象只似  
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  
亦辯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何也

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身筋  
骨勞詩書遂墻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  
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  
公自註云至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  
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

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  
體其間畧有公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  
翻鎮江蜀本雖分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  
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臺開杜集亦以爲  
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叔以下九  
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僞漁隱雖嘗辯  
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僞也  
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峯翠  
註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岫碧萬木郢城



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咲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

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偽半真尤爲淆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顥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爲一首郭茂倩樂府已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爲是

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爲一首當從荆公爲是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

太白塞上曲駢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集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



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爲甲益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携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携妓去益子美每於絕句喜得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識

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且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益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四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



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  
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歛衽而莫  
敢議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  
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  
漢金吾閑眠曉日聽啼鳩笑倚春風仗轆轤  
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  
下鈎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  
幃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

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但可  
與師巫念誦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  
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  
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眺洞庭張樂地  
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  
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  
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平聽方



籍茂陵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充爲渾然不知識者以爲何如

附答吳景仙書

按他本滄浪答吳保義手書吳陵字景仙表叔行有

詩名

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譚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劖子手以禪喻詩莫此清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卽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

矣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見難合固如此深可嘆也吾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爲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回護毋直致褒貶僕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沉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吾叔詩說其文雖勝然只是說詩之源流世變之高下耳雖取盛



唐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趨向處其間異戶同門之說乃一篇之要領然晚唐本朝謂其如此可也謂唐初以來至大曆之詩異戶同門已不可矣至於漢魏晉宋齊梁之詩其品第相去高下懸絕乃混而稱之謂錙銖而較實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又謂韓柳不得爲盛唐猶未落晚唐以其時則可矣韓退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常蘇州之上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

高見如此毋怪來書有甚不喜分諸體制之說吾叔誠於此未瞭然也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制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制莫辨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劣况文章乎僕於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體制若辨蒼素甚者望而知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破發問何以答之僕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不遇盤根安別利



器吾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  
爲能別得體製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雜  
而不純今觀盛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  
毋乃坐是而然耶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  
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  
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  
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  
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  
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旣筆力雄壯又

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吾叔  
脚根未點地處也所論屈原離騷則深得之  
實前輩之所未發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槩論  
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李陵之詩非虜  
中感故人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坡亦惑  
江漢之詩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  
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昇也自謂參禪精子僕亦自謂參  
詩精子嘗謂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僕辨析  
毫芒每相激賞因謂之曰吾論詩若那叱太



言言  
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友山深以爲然當時  
臨川相會匆匆所惜多順情放過蓋視蔭執  
手無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辨也鄙見若此  
若不以爲然却願有以相復幸甚



